

# 逃跑家

长篇小说

乌青 著

一生中总该会有一次没心没肺的逃跑



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逃跑家

乌青 著

一生中总该会有一次没心没肺的逃跑



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逃跑家 / 乌青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99-5259-8

I . ①逃… II . ①乌…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1691 号

---

书 名 逃跑家  
著 者 乌 青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王唯径 王予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75 千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259-8  
定 价 2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第一章 隔壁有人出门发出轻轻的关门声 …1
- 第二章 我想把我的孤独放进你的身体 …20
- 第三章 海边风很大哈哈哈哈 …31
- 第四章 天上的白云真白啊 …48
- 第五章 愿朋友们无家可归 …75
- 第六章 来吻我啊，你这个坏蛋坏蛋 …113
- 第七章 不要让我的烦恼有机会表达 …134
- 第八章 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万有坏力》 …158
- 第九章 关于爱，我又想起了你 …202
- 第十章 死去的朋友又回来了 …231
- 第十一章 我希望希望停留的时间稍微长那么一点点 …260
- 第十二章 一切从失去开始 …287

## 第一章

# 隔壁有人出门发出轻轻的关门声

001, 2011.1.1

在机场，路易因为摸了一个陌生姑娘的屁股而被机场警察拘留，延误了航班。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甚至没看到那个姑娘长什么样。摸的时候他也没什么欣喜，反而有些茫然和无奈，就好像在地上看到一块钱硬币，觉得应该捡起来。

当时路易坐在登机口附近的椅子上，那个姑娘从旁边走过，拖着一个小行李箱，似乎她突然发现行李箱上的某个拉链没拉好什么的，蹲下来，这时候她的臀沟就露了出来，而路易的目光恰好落在了那片区域。于是他走过去轻轻地摸了一下（其实只是碰了一下）她的屁股，她尖叫起来。

在拘留室，路易麻木地回答了警察的所有问题，他的耳朵里一直幻听出有人砍树的声音，他还想打高尔夫球（他从来没有打过）。

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这么干吗？丁西拌问路易。

我不确定，大概不会吧。我又不是真的想摸她。路易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看到内裤了吗？

当然。

什么颜色的？

粉红色。

会不会因为这个？

我不知道——应该不是吧。

你知道吗？我等了你五个小时啊。丁西拌说。

你当时在干什么呢？路易说。

在肯德基折纸飞机。

麦当劳女服务员的制服要比肯德基的好看。

嗯，粉红色的。

咖啡也好多了。

但如果我在麦当劳折纸飞机它就不押韵了。

你可以在麦当劳慢慢变老。

我当时在那家肯德基做了个统计，那五个小时里，有十二个人来肯德基不是为了吃东西，而仅仅是来嘘嘘。有三个是女的。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你一个人去麦当劳肯德基或者星巴克之类的买了一杯喝的，你想打发时间慢慢喝，过了一会儿你想去洗手间，如果你去了厕所回来八成你的东西已经没了，你又不能一直憋着，怎么办呢？

没办法，我一般憋一会儿然后就去厕所然后就走了，如果两个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可我们通常是一个人。

我有一次在星巴克遇到这种情况，我实在舍不得那半杯咖啡，就叫邻座的一个陌生女孩帮我看一下别让服务员收走。

我靠，真的？这你都干得出来？

难道这比你在机场里摸陌生女人的屁股更需要勇气吗？

不一样不一样，我这个有点鬼使神差的意思，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你这个是理智的。

我在一本古书上看到，拉屎的时候咬牙对牙齿和肾都很有好处。

啊？你信吗？

当然，我非常信，这是一个经典中医理论，所以我记住了。但遗憾的是每次拉屎的时候我都忘了，而拉完屎就马上想起来了，追悔莫及啊，每每如此。——我的牙不行了。

你还记得周皮球偷麦当劳洗手间里的厕纸吗？

是啊，好大的一卷，放家里可以用半年。

## 002, 2011.1.2

他是一个非常怕冷的男人，北京的风大得要死，足以吹掉一匹得了奖的马的屁股。十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北京的风很大》，很不错，至少这个片名不错，秋厚布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在哪儿看的，但这片子的内容和片名很难让人忘掉。整个片子就是不断地询问路人一个简单无聊的问题：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人人都说风很大。在2000年有个叫乌青的家伙拍了个短片叫《找钱》，里面有个演员则是不断问路人：你觉得成都的雨大吗？人人都说不大。

秋厚布发现北京的流浪汉特别多，在天桥下面，他们盖着脏兮兮的被子就这么睡觉，这些流浪汉大多年事已高，超过五十，有的还养了流浪狗和流浪猫。秋厚布想如果自己落到这一步是否能够承受？应该不行，以他的体质一定会成为冻死骨，但是也许网上有善良的人不愿意看到路有冻死骨，于是送给他一件军大衣，这样一来，他既天天挨冻又刚好冻不死，哆哆嗦嗦思念不存在的姑娘。

一个悲惨的流浪汉的一天也是二十四小时，就算他没有钟表和手机，也要度过相同的时间，他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主要是在附近一带垃圾桶里找寻食物和他认为有用的东西，然后就是瞎走。他通常不愿意跟任何人聊天，尤其是别的流浪汉。

相比之下，乞丐的性格往往开朗许多，因为乞讨或多或少必须要跟别人有所交流，他心情好的时候甚至表现得神采奕奕，乞丐之间也喜欢互相交流经验。所以说，内向的人成为流浪汉，外向的人成为乞丐。

秋厚布问：你觉得人在极度无聊的时候，最容易干什么？

丁西拌说：舔。

## 003, 2011.1.3

捣鼓了两天热水器，依然弄不出热水，最后绝望而愤怒地放弃了，这是他见过最为复杂的热水器，上面估摸有六千个按钮，看上去比发射火箭还恐怖，丁西拌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制造出如此令人不知所措的热

水器。

回到房间，他穿好衣服，决定出去找个酒店开房洗澡。

收拾包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包里有一个纸质的东西，按说一个人应该对自己包包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很熟悉，但丁西拌却经常不知道一些东西是如何进入他的包的。拿出那个折叠的纸质的东西，展开一看，是一个飞机上用的呕吐袋，没用过的。他想了一会儿，想起路易喜欢收集飞机上的呕吐袋。

然后，丁西拌走进了滚筒洗衣机般的天气中，街上每个人都裹得像木乃伊，有个别情侣发出欢乐的笑声，很难理解在这种环境中还能欢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丁西拌的脸色就像送外卖的，送外卖的脸色就像当年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丁西拌走到西二旗轻轨站，坐13号线到五道口，转86路公交车到大柳树路，走进布丁酒店，问有没有房间，答没有了。然后，他又坐86路回到五道口。

上一次为了洗澡而去开房是在十三年前，1998年。当时他走在杭州的曙光路，突然肚子痛起来，这种熟悉的疼痛感让他意识如果不找个地方拉个屎然后洗个热水澡然后躺上一会儿的话，他将尴尬地晕倒在街上。旁边刚好有家哥特建筑的有点阴森的酒店，进去问了问发现价格还在他的接受范围内，便开了间房，在里面度过了温暖的半天。几年后他再次经过此地时，发现这家酒店已经拆了，且毫无踪迹，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

丁西拌在五道口的麦当劳坐了估摸两个小时，终于他觉得机会来了，有一个姑娘坐在斜对面，也是一个人，穿着米色的毛衣，长发，脸上的表情有点茫然，丁西拌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过了一会儿他鼓起勇气走过去。

你好，丁西拌说，我可以去你家洗个澡吗？

什么？

没什么？丁西拌转身回到自己座位。

那个姑娘以看外星人遗体的表情看着他，丁西拌则以看世界上最后一只北极熊的表情看着她，过了一会，丁西拌再次走过去。

刚才你应该是听到我说的话吧？丁西拌说。

是的，我听到了，可是……

你没听错。



你不觉得这样很冒昧吗？我们根本不认识。

我认识你啊，你是不是得了白血病？

你说什么？

我觉得你长得像一个得了白血病的歌手，唱得不错。

你才白血病呢！神经病！姑娘生气地站起来走了。

丁西拌则坐下来，拿起她没有吃完的薯条吃起来。他想为什么不是那样的对话呢——

你是不是得了白血病？

你怎么知道的？

观察力。

你真厉害。

我能不能去你家洗个澡。

当然可以。

那我请你吃饭。

好啊。

#### 004, 2011.1.4

起床后，首先冲了一杯蜂蜜水喝，最近半年来，路易对蜂蜜产生了依赖性（对于便秘问题蜂蜜水确实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案），然后他把牙膏挤在牙刷上，拿着牙刷和毛巾去卫生间洗漱。

马桶已经堵塞，里面是储存了好几天的不知是哪些人的屎尿纸混合物，光看一眼就够恶心，为了不让目光接触到该物质，路易选择了在洗脸池尿尿，他发现到北京后他每天早上的第一泡尿总是深黄色的。然后他用手捧着水把洗脸池里的尿液冲洗干净，洗了洗手，开始刷牙，根据某位大乳房的牙科小护士的叮嘱，他坚持每次刷牙在三分钟以上，甚至超过五分钟，尽管事实已经证明这对他的牙的问题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泡了包方便面吃，算是午饭吧。他想这里面如果有点新鲜蔬菜就好了，他突然有点想吃豆子。接着他又想起丁西拌的一篇无聊小说《十三个和尚没豆吃》。

然后路易出门了，走进了没有爹娘的寒气里，他快步走到地铁13

号线西二旗站，刷卡进站直奔卫生间，由于这是个新站，卫生间还算干净，路易每天把屎送到这里来拉。

从西二旗到望京西大约六七站，但是每站间隔较远，好在这种时间不是很挤，听着随身听很快就到了，然后他坐了四五站公交车又走了一截路，来到宜家。到宜家来打发时间是路易的常备方案，因为这里有免费的空调温暖免费还挺舒适的坐的地方免费无限续杯的咖啡甚至有时还有免费的乐队演出可看。在成都的时候，路易也是经常这样。

北京宜家的漂亮姑娘还真不少，如果你像路易这样待整个下午至少会有十一个姑娘值得你YY一下，这是科学的。今天在此演出的乐队由四人组成，全男，一主唱加口琴一贝斯一鼓一键盘没吉他，翻唱一些英语歌，布鲁斯和爵士。唱得凑合，掌声稀稀拉拉。来这里的人主要是购物的，也有人来吃饭的，还有些大爷大妈是来游乐一下喝杯免费咖啡，也许还有的学生是来做作业的。但不会有人来是为了看他们乐队演出。他们大约唱两个多小时，中间休息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摆好桌椅离开了，正如他们轻轻地来自己搬桌椅腾出个空间。

整个下午，路易喝了两杯咖啡，三杯开水，上了三次洗手间，天色已经暗了，宜家里的人也越来越少，最后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位穿黑色毛衣的姑娘，他对自己说，如果她走，我也走吧。这时候黑毛衣姑娘收拾了东西起身走了，路易也起身，但很快他又坐下了，他对自己说，我收回刚才那句话，让她走吧，我再坐一会儿。

他把目光转向另外一桌，一对男女，男的看起来像个信心十足的成功学讲师，女的像个乡村女大学生，成功学讲师搂着乡村女大学生不断地对其说着什么，看上去十分语重心长，同时不忘不时地把自己的嘴撇起来凑向乡村女大学生的嘴，但每次乡村女大学生都触电般躲开了，成功学讲师至少尝试了一千多次，依然锲而不舍周而复始，两人像复读机一样不厌其烦。

你觉得很好看吗？

突然有人挡住了路易的视线。他定睛一看，竟然是刚才那个黑毛衣姑娘。

没有啊。

那你还看半天！黑毛衣似乎有点生气。

没别的可看啊——你不是走了吗？

是啊，我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啊？

啊什么啊，你刚才不是说我走你也走的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轻易地说话不算数呢！

这……

快起来，跟我走。说着黑毛衣拽着路易就走，他们走到宜家门口，黑毛衣穿上了一件紫色的羽绒服，对路易说，你本来是怎么想的？

路易说，我本来是想跟踪你。

那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外面太冷了。

你跟踪我想干什么？

能干什么啊？我又不是变态杀人狂。最多也就跟到你家。

然后呢？

没然后了。

不想到我家坐坐吗？

也行啊，如果你允许的话。

那走吧。

他们打了一个车，到了紫羽绒家，她脱下紫羽绒又变成了黑毛衣。令路易没想到的是，黑毛衣家里还有一个男人，这让他顿时手足无措，显得很不自在。

你男朋友？路易和黑毛衣站在阳台上。

不知道。

不知道？

嗯，我们就是睡过一觉——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你有没有烟？路易突然很想抽根烟，但自己身上没有。

没有。黑毛衣说。

那他有吗？路易示意房间里的另一个男人。

我不知道，你去问问看。

要不你帮帮我吧，我都不认识他，你们好歹睡过。

黑毛衣微笑了一下，转身走到那个男人身边，他正在玩着手机。有烟吗？

没有。丁西拌说，刚抽完了。有火机。

黑毛衣走回到路易身边，摊了下手。路易说，我下去买包烟。

嗯。黑毛衣点了点头。也没说要一块去。

路易下了楼走出小区，找到一个小卖部买了包八毫克中南海，抽出一支点上，猛吸了几口，然后随便选了个方向走去。独自走在大街上，在无边无际的寒冷世界中不知所去，路易认为生活的全部就是一场灾难。

丁西拌认为生活的全部就是一场追捕。

## 005, 2011.1.5

今天宜家的乐队去了键盘加了个吉他兼和声，风格也变成节奏更为欢快的布鲁斯，和昨天的背景音乐状比起来他们今天的演出有点给力了因此也获得了较多的眼球和掌声。路易坐在老位子，这时候有两个大叔和一个大妈在他旁边坐下，他们拿了三杯咖啡，过了一会儿令路易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一个大叔抓来大把植脂末和糖包，三人开始拼命地往咖啡里倒，路易亲眼看着他们往一杯咖啡里倒入了九包植脂末和十包糖，一杯咖啡被生生搅成水泥状。如果这仅仅是一次性行为也就算了，可怕的是这三人在重复制作每人至少喝（吃）了十杯这种水泥状物质，撕掉的包装在路易面前桌子上堆积成山。

到了下午6点多的时候，路易已经饿得有点受不了，想到外面的寒风，他决定就在这儿吃点东西。宜家餐厅的食物一般偏贵，但他欣喜地发现了一种最便宜的九块九毛钱的鸡球饭，吃了一份，然后他走到卖沙发的区域，选了一张舒服的沙发躺下来，闭上眼睛。

后来，路易在五道口地铁出口经过一个专业烤地瓜摊时，停留了一下，他看见有个男人也停了下来。

最后三块了。老板说。

来一块。秋厚布说。

老板打开烤箱，问，要哪块？

这块。秋厚布指了指其中一块长条形的。

路易也看上了这块，但被这个男人抢先了。我也来一块。路易说。

你要哪块？

烤箱里还有两块，都是圆鼓鼓的，一大一小。路易指了指小的，说就这块吧。

好勒。老板先拿出秋厚布的地瓜包在纸袋里，放电子秤上一称。说，两块六。紧接着又称了路易的地瓜。你的是两块五。

路易迅速掏出一张十元纸币递给老板，同时拿起地瓜就吃，嗯，真好吃。那个男人还在掏口袋，掏了好一会儿没掏出来。

连他的一块儿给吧。路易说。

老板和那个男人同时惊讶地看着路易。老板得到确认的眼神后，就找了路易四元九角。

你请我？那个男人问。

嗯，一块烤红薯而已。

谢谢。

你觉得咱们这两块谁的是倒数第三块谁的是倒数第二块？

当然我的是倒数第三块，你的是倒数第二块。

可是我这块先付钱的，应该算我先买到，你后买，所以我的的是倒数第三块，你的是倒数第二块。

不能按付钱先后，应该按选定的先后，是我先选的。

就算按选定的先后，你怎么知道你选的比我早呢？你只是说的比我早，其实我这心里早就选好了这块——是我先到达这个摊前的。

但我感觉到你其实是想要我这块的。

这你都能感觉到？

两人一起笑起来。

那你觉得最后一块今天会不会有人买？

今天估摸不会有人买了，它会变成明天数十块中的一块。

那也未必啊。

谁知道呢。

两人分别朝两个方向走了。如果每想一次自杀，有人给一块钱，秋厚布早就发财了。

## 006, 2011.1.6

今天宜家的乐队又发生一点变化，原来的主唱换了，又加了把吉他，风格改为民谣摇滚。路易坐在一个能晒到阳光的位子，无聊地东张西望，目光有时候会在某些人那停留一会儿。在他斜对面的桌子坐着一对男女大学生，桌子上放着他们的书，好像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女生兴趣盎然地考着男生关于书中的问题。男生说，我不想看

了，没意思。女生说，没意思，那你去玩游戏吧，大不了挂科呗。

角落靠窗的位子坐着一女孩，扎两小辫，小眼睛和鼻子很迷人。大概也是个学生，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和资料纸张。过了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女孩换了个位子，换到了路易对面的桌子。路易一直注视着她，但她一直低着头做功课，根本没有看到路易。又过了一会儿，她起身去买了一份瑞典肉丸，开始吃起来，她用叉子叉着肉丸沾上薯泥和酱，先轻轻地舔了一下，然后略带吮吸地小口咬着，非常可爱又不失优雅，她吃着小东西的嘴巴异常性感。最主要是她的鼻子，让路易想起了某人。

是的，路易想起了若夏。似乎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你在干吗呢？丁西拌问。

犯困。若夏蓝莓般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没睡好吗？

嗯，昨晚和男朋友吵架吵到凌晨4点。早上8点还得起来上班，你说困不困嘛。

你们为什么吵架啊？

忘了。

6点半的时候，路易旁边的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男女学生突然就世界观问题吵起来了，男生把书在桌子上摔了一下，女生说，请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男生没说话。女生说，请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哪天在马路上摔了一跤就要把地球炸了？请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不解释那好我走。男生还是没有说话，女生站起来走了，男生也抓起包追了出去。

那个像若夏的姑娘不知道为什么又换了一张桌子。到了七点半，这姑娘似乎还没注意到路易的存在。

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丁西拌问。

我希望世界毁灭。若夏说。

到了八点钟，路易对面突然坐下一个神情失措的大妈，她放下一杯咖啡，然后走了，不一会儿她抓来了一大把植脂末和糖包（至少超过二十包），马上开始拼命地迫不及待地撕往杯子里倒。原来昨天之目睹并非偶然，这里出没着一批咖啡水泥控大妈大叔。

## 007, 2011.1.7

有时候我们对一天的到来感到恐惧，有时候又对一天的完结感到恐惧。秋厚布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生病了，最近几年他的免疫力明显越来越糟糕，很容易生病。

一整天，他始终待在房间里，病怏怏地坐着，然后像鼯鼠一样寻找吃的，然后又坐着，然后又像鼯鼠一样寻找吃的。

## 008, 2011.1.8

吃晚饭的时间，丁西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问，你在北京吗？丁西拌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对方说，我猜的，你过来玩吧。

来电的人可以说是一位商业天才，专门为人类提供一些没啥用但让你觉得很有用的东西，举个例子说吧，他先制造出汽车，告诉你有了这东西可以不用走路，你觉得不错，买了汽车，然后他又制造出跑步机，告诉你老是开车不走路对健康不好，他说的没错，于是你就又买了他的跑步机。如此做生意，利国利民名利双收，人人都很佩服他，人称南哥，南哥的名言是，只要给我一个安静的下午，我就能想出办法卖一亿坨屎。

而丁西拌和南哥的相识也正是和屎有关。数年前，还是电影青年的丁西拌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叫《屎记》，讲述了在西藏无人区的旷野中，有一坨屎，化为一个人，寻找自己的主人（也就是拉出这坨屎的人），历经千辛万苦（中间还跟一个屁谈了场缥缈的恋爱），从西藏无人区一直找到大都市上海浦东，终于找到了他的主人，然而没想到的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杀戮就此开始……这个集奇幻史诗西部公路荒诞变态寻根人文武打暴力时尚爱情等等类型元素于一身的剧本，发在网上后，引起了南哥的关注，于是南哥联系了丁西拌，邀请他到上海一叙。

我觉得你这个片子不错。不过片名得改一改，叫《到底是谁拉了这坨屎》怎么样？南哥说。

这个……不太好吧。我是想拍成一部史诗片，像《指环王》那种，

拍三部。

那种在国内不行的，挣不到钱。你得用一个点充分调动观众的好奇心，观众好奇的是啥啊？就是谁拉了这坨屎！说着南哥用手做了个拥抱的动作。——这么大一坨屎！

这是不是太大了。

一定要大，必须得大。大才能震得住人，让人过目不忘！

可我想象中它是挺小的——其实我的灵感来自《小蝌蚪找妈妈》。

嗯，等片子火了，我们也可以再拍动画片，水墨动画，拿大奖，然后再做成网游。对了，你有没有想过找哪个明星来演这坨屎呢？周杰伦怎么样？

我想用新人，找朋友演吧，演屎我的朋友都很在行。

那你觉得这片子需要投资多少钱？南哥的心理预计大概是1亿到2亿左右。

两万五吧。丁西拌说。

啊？南哥以为听错了。

最少两万吧，两万我就一定能拍得很棒！丁西拌信心十足的样子。

南哥是何等聪明的人，他马上明白了眼前这个小伙子是傻子，但有着许多奇思妙想。所以失望之余，倒也愿意交这样一个特别的朋友。好，我马上就给你两万五，你去拍吧。南哥笑了笑。

丁西拌得了这两万五之后当然没有拍出《屎记》或者《到底是谁拉了这坨屎》。他拿着钱到处去找适合演屁的姑娘，因为他决定自己演那坨屎。结果很快钱花光了屁也没找到——哪个姑娘会愿意演屁呢？还没片酬，还要露点。

这事之后，南哥也没有生气，反而每次碰上丁西拌还会请他喝个酒什么的。

丁西拌倒了几趟公车来到南哥说的地方——一家豪华大酒店，发现是一个商业派对。他刚一进去就有个陌生男人过来热情地拥抱他，叫着北哥北哥。丁西拌说，我不是北哥，我是西哥。那人意识到自己认错人了。哦，sorry sorry我以为跟南哥一起的就是北哥呢！

派对上的人，丁西拌几乎都不认识，这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他非常愿意参加这种活动，尤其是好久没有喝酒了，这里的酒随便喝，他只顾自己在那儿喝酒，喝得很舒服。他听到南哥在跟几个制片人在谈一个电视剧项目，南哥搞的一部新片，片名很长，叫《只有一个主人公：



他怎么也死不掉》，据说要拍五百集。五百集主人公还是死不掉。按南哥的做事风格，拍完这五百集之后一定还会有五百集叫《只有一个主人公2：怎样才能让他死掉》。

丁西拌喝啊喝喝多了。

## 009, 2011.1.9

一群朋友约他在小饭馆吃东西又喝酒，有朋友拿了两个包给他，是他之前放在朋友那的。喝了很久，大约到了凌晨五点，丁西拌感到非常非常疲惫，眼睛实在睁不开了，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等他醒来天已经亮了，他是被小饭馆老板娘推醒的，老板娘没好气地让他赶紧走。但他还是非常疲惫。其他人都已走掉。丁西拌背上三个包（朋友拿来两个挎包自己本来背着一个双肩包）推上自行车正要走，老板娘又叫住他，说还有一箱梨和一床被子，丁西拌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对老板娘说，你看我这样实在拿不了先在你这里放一下我明天再来拿吧。老板娘很不高兴地答应了。丁西拌骑着车走了一段路，听到其中包里有声响，找出来一看，是个手机，不是他的，应该是朋友的落在了里面，他笑了笑，想这家伙肯定以为手机丢了。丁西拌又给切叶蜂打了个电话，说我有两个包回头放你那。然后他来到了山脚下，翻过山就到住处了（据说明年就通轻轨了），但好累啊。好在山不高，他推着车终于爬到了山顶，接下来都是下坡就比较轻松了。下坡的山路大约不到两米宽，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渊。出于安全，人们都是推着自行车走山路的，他平时也是推着，但今天大包小包背着太累，他骑上了车，他对自己的车技还是非常自信的。车顺着下坡滑了下去，一开始他控制得很好，但随着速度越来越快他开始慌张了，这时候前面出现一个拐弯，来不及转，车一下子飞出了悬崖。在空中丁西拌感到极度的恐惧和后悔，他问自己这是真的吗？确认了一下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会不会是个梦？他还是想临死挣扎一下，但这不是梦。于是他放弃了，心想成天说要死要死的这下可真的死了。他闭上眼，做好准备，等待坠地被拍死的一瞬间。但时间比他想象的长了一点，他以为坠地不会超过5秒钟，但此时感觉好像快有10秒钟了。他想睁开眼看看，但发现睁不开，他使劲睁，终于睁开了。是梦。